



赖和短篇小说选

47.7
3

时 事 出 版 社

赖和短篇小说选

本社编辑部选编

时事出版社

1984年

赖和短篇小说选

本社编辑部选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字数: 87,000

1984年 12月第1版 1984年 12 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 10225·008 社科新书目: 109—116

定价 0.53 元

编者的话

1895年甲午战后，日本占领了台湾，把台湾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尽管日本占领军到处疯狂地野蛮屠杀；殖民当局建立起各式各样的株式会社和专卖制度，进行掠夺性的开发；文化上强制推行“臣民化”的同化政策，妄图把台湾和祖国的联系割断；但是，英勇的台湾人民没有一天停止过反抗，有公开的、秘密的，有的揭竿而起进行武装斗争，有的采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形式，谱写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五四运动以及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台湾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二十年代开始，台湾出现了现实主义的新文学运动，真实地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台湾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残酷镇压和严密封锁，阻碍了大陆同胞对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运动和作家的情况的了解，现借纪念赖和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机会，我们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选集，收入《台湾丛书》。在这套丛书里，我们还将陆续编辑出版一些介绍台湾文化和历史方面的书籍。

赖和，原名赖河，字懒云，笔名较多，有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等。1894年4月25日生于台湾彰化市。1914年在台湾医学校（台大医学院前身）毕业。曾任“台湾文化协会”专务理事、“台湾民众党”干事。平日以行医为职业，建立

一所服务乡里规模不大的赖和医院，对于贫苦病患者免费治疗。

赖和先生因从事抗日活动，曾被捕两次，第一次是在1924年，出狱后，继续坚持斗争。1926年台中爆发了一次有组织的蔗农反抗日本资本家压价收购农产品的抗议活动，受到日寇军警镇压；赖和先生立即写出《觉悟的牺牲》一首长诗，向参加斗争的同志致敬。

第二次被捕是在1941年，他在狱中身体受到很大摧残，心脏病时有发作，经济也很拮据。1943年1月底，他获释后不久，因心脏病发作逝世，年仅49岁。他的坟墓在彰化八卦山上，乡里故老对他一直怀念不已。

他一生中两次来过大陆。一次是刚从大学毕业后，渡海到厦门一家医院中工作；另一次是在“七·七事变”后，1938年到东北和北京游历，看望在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下的祖国父老同胞。

他正式开始文学活动是在1926年元旦，发表了反映台湾人民生活与斗争的第一篇小说《斗闹热》，这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的一篇小说。此后他陆续写了不少作品。他成长在新旧文学更替之际，吸收了五四新文学与西洋文学的精髓，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了殖民制度下，被压迫者的悲哀与血泪（如《惹事》、《丰作》）。同时也以尖刻的笔触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的嘴脸（如《不如意的过年》）。我们从他的《一杆“秤仔”》、《善讼的人的故事》，也可以见到那种极强烈的斗争精神。

他是台湾反帝反封建新文学运动的楷模，从而影响了以后不少的很有成就的文学创作者所应走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

向。

在编选本书过程中，由于赖和先生的著作中使用了很多台湾方言，和当时通用的日本语汇，我们采用了台湾出版的《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一）：赖和先生全集》和《光复前台湾文学集》中所加的一些注解。

为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赖和先生的身世和他的文学作品，我们将许觉民同志在“赖和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和《赖和先生全集》上刊载的林边先生写的纪念赖和先生的文章《忍看苍生含辱》，作为附录编入这本选集中。个别地方做了删节。

本社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七月

目 录

斗闹热·····	(1)
一杆“秤仔”·····	(9)
不如意的过年·····	(19)
可怜她死了·····	(26)
惹事·····	(40)
丰作·····	(58)
善讼的人的故事·····	(68)
不幸之卖油炸桧的·····	(83)
阿四·····	(87)

附 录:

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赖和先生·····	
·····许觉民	(96)
忍看苍生含辱——赖和先生的文学·····	
·····林 边	(100)

斗 闹 热

拭过似的，万里澄碧的天空，抹着一缕两缕白云，觉得分外悠远，一颗银亮亮的月球，由深蓝色的山头，不声不响地，滚到了天半，把它清冷冷的光辉，包围住这人世间，市街上罩着薄薄的寒烟，店铺檐前的天灯，和电柱^①上路灯，通溶化在月光里，寒星似的一点点闪烁着。在冷静的街尾，悠扬地几声洞箫，由着袅袅的晚风，传播到广大空间去，似报知人们，今夜是明月的良宵。

这时候街上的男人们，似皆出门去了，只些妇女们，这边门口几人，那边亭仔脚^②几人，团团地坐着，不知谈论些什么，各个儿指手画脚，说得很高兴似的。

有一阵^③孩子们，哈哈笑笑弄着一条香龙^④，由隘巷中

① 电柱：电线杆。

② 亭仔脚：台湾方言，骑楼下。

③ 一阵：台湾方言，一群。

④ 弄着一条香龙：弄香龙，此处是指小孩们学大人的舞龙技艺。舞龙，台湾节庆时民间最精彩的游艺节目。龙的种类，约可分为金龙、银龙、水龙、火龙等，长约五十米，全身分二十四节，龙首龙尾各一节，要十二多个力大技精的人才能舞得灵活。表演时，由龙球导引龙首，舞球者体态轻盈，手举龙球，忽进忽退，忽左忽右，忽上忽下；龙首如影随形，时闪时让，时迎时拒，忽摇忽摆，忽动忽静，龙首蜿蜒穿插，奔跑滚翻，献出翻江搅海之势，纵跳跃捷，腾云驾雾，煞是维妙维肖。

孩童见大人舞龙，欣羡向往，遂以草绳香条，模仿龙状起舞，一人在旁敲钟助兴，街道小巷，绕来穿去，甚为雀跃。此一技艺流传已久，深受民间喜爱。

走出来，绕着亭仔脚柱，绕来穿去。

“厌人！”一妇人说：“到大街上玩去吧，那边比较热闹。”

孩子们得到指示，嬉嬉哗哗地跑去了。

“等一会，”一个较大的孩子说：“我去拿一面锣来。”

“好，很好。快来，赶快！”孩子们雀跃地催促着说。

快快快快（锣的响声，不知有什么适当的字）铜锣响亮地敲起来。“到城里去啊！”有的孩子喊着。“好啊，去啊！”

“来，来！”一阵呐喊的声浪，把孩子们和一条香龙，卷下中街去。

过了些时，孩子们垂头丧气跑回来，草绳上插的香条，拔去了不少，已不成一条龙的样子，锣声亦不响了，有的孩子不平地在骂着、叫喊着。

“闹出什么事来？”有些多事的人问。

“被他们欺负了，他妈的！”孩子们回答着，接着又说：“把我们龙头割去！”

“汝们吵闹过人家吧？”有人诘责似的问。

“没有！我们是在空地上，”孩子们辩说：“又受了他们一顿骂！”

“那边有些人，本来是横逆不过的！”又一人说。

“糟踏人！”又有人不平地说：“不可让他占便宜。”

“孩子们的事，管他做甚……”有人又不相关的说——一时议论沸腾起来，街上顿添一种活气。有人说：“十五年前的热闹，怕大家都记不起了，再闹一回亦好。”有人说：“要命，闹起来怕就不容易息事！”——明月已渐渐斜向西去，笼罩着街上的烟，蒙迷地浓结起来，灯火星星地，在冷风

中战栗着，街上布满着倦态和睡容，一彩彩霜痕，透过了衣衫，触进人们的肌肤，在成堆的人们中，多有了袖着手、缩着颈、耸着肩、伸着腰、打呵欠的样子。议论已失去了热烈，因为寒冷和睡眠的催促，虽未见到结论，人们也就三三五五的散去。

隔晚，那边也有一阵孩子们的行列，闹过别一边去，居然宣布了战争，接连斗过两三晚，已经因“团仔事惹起大人代”^①。

一晚上，一边的行列，被另一边阻挠着，因一边还都属孩子，挡不住大的拳头，虽受过欺负，只有含恨地隐忍而已。——象这样子闹下去，保不定不闹出事来，遂有人出来阻挡，闹热也就没得结局了。

一边就以为得到了胜利。——在优胜者的地位，本来有任意凌辱压迫劣败者的权柄。所以他们不敢把这没出处的威权，轻轻放弃，也就忠实地行使起来。可不知道那就是培养反抗心的源泉，导发反抗力的火战。一边有些气愤不过的人，就不能再忍住下去了。约同不平者的声援，所谓雪耻的竞争，就再开始。——一边是抱着满腹的愤气，一边是“俭肠捏肚也要压倒四福户”^②的子孙，遗传着有好胜的气质。所以这一回，就闹得非同小狗^③了。但无钱本来是做不成事，就有人出来奔走劝募。虽亦有人反对，无奈群众的心里，热血正在沸腾，一勺冰水不是容易就能奏功，各要争个体面，所有

① 团仔事，惹起大人代：台湾谚语，又言“团仔，起大人事”。团仔，小孩也；代，事也。意指“因小孩事，竟惹起大人们的不和睦”。

② 俭肠捏肚，也要压倒四福户：台湾谚语。俭肠捏肚，指节省衣食；四福户，指有钱宅第。意指“再怎样节衣缩食，克勤克俭，也要赶过那些富贵人家”。

③ 非同小狗：即“非同小可”，可：狗，台湾谐音。

无谓的损失，已无暇计较。一夜的花费，将要千元。又因接近街的繁荣日，一时看热闹的人，四方云集，果然市况一天繁荣似一天。

在一处的客厅里，有好些个等着看闹热的人，坐着闲谈。

“唉！我记得还似昨天，”甲微喟的说：“怎么就十五年了。”

“岁月真容易过！”乙感叹地说：“那时代的头老醉舍^①已经财散人亡，现在想没得再一个，天天花费三两百元不要紧的。”

“实在是无意义的竞争！”丙喝一喝茶，放下茶杯，慢慢地说：“在这时候，救死且没有工夫，还有闲时间，来浪费有用的金钱，实在可怜可恨，究竟争得是什么体面？！”

“树要树皮，人要面皮。”甲兴奋^②地说：“谁甘受人家的欺负，不要争一争气，甘失掉了面皮^③！”

“什么是面皮？”丙论辩似的说：“还有被人家欺辱得不堪的，却自甘心着，连哼的一声亦不敢，说什么争气？孩子般的眼光，值得说什么争面皮！”

“现时可说比较好些儿，”一个有年纪的人，阻断争论，经验过似的郑重说：“象日本未来的时，四城门的竞争，那才厉害啦……”

“什么样子？那时候……”一个年轻的稀奇地问。

“唉！”老头感慨地说：“那时代，地方自治的权能，

① 头老醉舍：台湾方言，头老，指地方上的长者贤老；醉舍，指那些有钱的乡绅。

② 兴奋：此处作“激动的口吻”解。

③ 面皮：即“面子”。

不象现时剥夺得净尽，握着有很大权威，住在福户内的人，不问是谁，福户内的事，谁都有义务分担，有什么科派捐募，是不容有异议，要是说一声不肯，那就刻不能住这福户内，所以穷的人，典衫当被，也要来和人家争这不关什么的脸皮。”

“听说有一桩可怜可笑的，”乙接着嘴说：“西门那卖点心的老人，五十块的老本（终老丧费）和一圈猪，连生意本，全数花掉，还再受过全街的嘲笑。”

“实在也就难怪，”甲吐出那饱吸过的香烟，在烟缕缭绕的中间，张开他得意的大口：“前回不是因得到胜利（他一人的批判），所以那边的街市，就发达繁昌起来，某某和某等，不是皆发了几十万，真所谓狗屎埔变成状元地^①。”

“就说不关什么，”一位象有学识的人说：“也是生活上一种余兴，象某人那样出气力的反对，本该挨骂。不晓得顺这机会，正可养成竞争心和锻炼团结力。”

“这回在奔走的人，”乙说：“不是有学士、有委员、中等学校毕业生^②和保正，不是皆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士，他偏说这是无知的人所做的野蛮行举，要卖弄他自己的聪明。”

“他说人们是在发狂，他正在发疯呢。”甲哈哈地笑着说。

“听说市长和郡长，都很赞成。”乙说：“昨晚曾赐过观览，在市政厅和郡衙前，放不少鞭炮，在表示着欢迎。”

“那么汝以为就是无上光荣？”丙可怜似的说。

“能够合官厅的意思，那就……”甲说：“他妈的，看他有多大力量能够反对！”

① 狗屎埔变成状元地：台湾谚语。埔，坡地也。意指“象狗拉屎的荒地，顿时都变成了黄金地皮”。

② 卒业生：毕业生。

“听说有人在讲和，可能成功吗？”老人怀疑地问。

“他妈的！”甲愤愤地骂，“花各人自己的钱，他不和人家分担，不赶他出去也就便宜，要硬来阻碍别人的兴头，他妈的！”

“明夜没得再看啦！”才进屋子来的一个人说。

“什么？”丙惊疑地问，“听说因了某某的奔走，已成功了，怎么样就讲和？”

“人们多不自量，”进来的人说：“他叩了不少下头，说了不少好话，总值不得市长一开口，他那么尽力，不能成功，刚才经市长一说，两方就各答应了。”

“怎么就这样容易？”丙说：“实在想不到！”

“因为不高兴了。”那人道：“在做头老的，他高兴的时候，就一味地呐喊着，现在不高兴了，就和解去。”

“下半天的谈判，不是谁都很强硬吗？”丙问。

“死鸭子的嘴巴^①。”那人说：“现在小户已负担不起，要用到他们头老的钱了。还有不讲和的？”

“早几点钟解决，”乙说：“一边就可节省六七百块，听说路关钟鼓已经准备下，这一笔钱就白花的啦……”

“我的意见，”丙说：“那些富家人，花去了几千块，是算不上什么。他们在平时，要损他一文，也是不容易，再闹下去，使劳动者们多得一回卖力的机会，亦不算坏。”

“汝算不到，”老人说：“抵挡宾客的使费，在贫家也就不容易，一块钱，现在不是余^②不到半斗米？”

“他妈的，老不死的混蛋！”甲总不平地骂。

① 死鸭子的嘴巴：台湾谚语，又言“死鸭仔，硬嘴颊。”意指“嘴硬、固执、不认输”。

② 余：买进米谷。

闹热到了，街上的孩子们在喊。这些谈论的人，先先后后亦都出去了，屋里头只留着茶杯茶瓶烟草火柴在批评这一回事，街上看闹热的人，波涌似的，一层层堆聚起来。

翌日，街上还是闹热，因为市街的闹热日^①，就在明后两天。——人们的信仰，妈祖的灵应^②，是策略中必须的要件。神輿的绕境，旗鼓的行列，是繁荣上顶要的工具——真的到那两天，街上实在繁荣极了。第三天那些远来的人们，不

① 闹热日：闹热，在台湾方言中有二解，一指斗技杂耍，一指迎神赛会。斗闹热，即言凑热闹或赶热闹。闹热日，泛指民间通行的迎神赛会日子，以台北为例，主要年例的迎神赛会即有：农历三月十四日的迎保生大帝、三月廿三日的迎妈祖，四月廿六日的迎五谷先帝，五月十三日的迎城隍爷、九月廿二日的迎法主公、十月廿二日的迎青山王等。其中的迎妈祖是全省性的，各地均有一番热闹。尤以北港的迎妈祖和台北大稻埕的迎城隍爷是本省的两大祭典，其迎神赛会的盛况，冠绝全省。

是日，全省的善男信女，多赶来参加“随香”，或“打八将”，或披发，身穿乌衣，裸足随行，颈上披纸架的“捞枷”，奇形怪状，游行市上。行列常蜿蜒数十华里，历时三四小时，沿途两侧的家每户，均供拜牲醴，烧香鸣炮迎之。其游行的队伍有：各种乐队、子弟阵头、歌仔戏阵头、狮阵、诗意艺阁、蜈蚣阁、骑马队、踏跷、化装队、杂耍、各种各色的绣旗、生花轿、七爷八爷、神驾等。而除了当地的阵头之外，外埠的也赶来参加。主办祭典的炉主乃对阵头、艺阁都设奖，以致互相争奇斗胜，非常激烈。俗语说：“输入，不输阵”，即指这种阵头间的竞赛情形而言。

② 妈祖的灵应：夏历三月二十三日是航海守护女神妈祖的诞辰，俗称“妈祖生”。妈祖的正式名称叫做天上圣母，也可以叫做天后或天妃。福建和台湾是此神的基本信仰地，她的庙宇和信徒分布极广，中国各地沿江沿海必定有天后宫、天妃宫，南洋华侨也祭祀她。就是在冲绳的那霸市和日本的茨城县，也有明末清初成立的天妃宫。妈祖是台胞最信仰的神，因而祭典也是最盛大的。在妈祖的祭日，有神輿游行，沿途住民争相在门前祭拜，供五味碗，烧甲马，刈金，特为犒赏妈祖从神兵马，称曰“犒军”。

能随即回家，所以街上还见得闹热，一到夜里，在新月微光下的街市，只见道路上，映着剪伐过的疏疏树影，还听得到几声行人的咳嗽和狺狺的狗吠，很使人恋慕着前天的闹热。

一九二六年一月

一杆“秤仔”

镇南威丽村里，住的人家，大都是勤俭耐苦、平和顺从的农民。村中除了包办官业的几家势豪、从事公职的几家下级官吏，其余都是穷苦的占多数。

村中，秦得参的一家，尤其是穷困的惨痛，当他生下的时候，他父亲就死了。他在世，虽曾贖^①得几亩田地耕作，他死了后，只剩下可怜的妻儿。若能得到业主^②的恩恤，田地继续贖给他们，雇用工人替他们种作，尤可得稍少利头，以维持生计。但是富家人，谁肯让他们的利益给人家享，若然就不能成其富户了。所以业主多得几斗租谷，就转贖给别人。他父亲在世，汗血换来的钱，亦被他带到地下去。他母子俩

① 贖：租耕。

② 业主：台湾在清代的土地制度，因为基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思想，很多土地的所有权都未经确立，所以土地的所有者不称“地主”而称“业主”，就是由这个传统观念而来。土地的所有关系既不明确，因而导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台湾之初，利用“土地调查”的工作，而大量掠夺台胞的土地，结果有百分之八十被日寇收为官有，只有百分之二十属于台胞私有。一九一〇年，日寇又开始林野调查，因为山林原野的业主权，过去多以口头契约为根据，而日寇在进行这项林野调查，却规定“凡无土地所有权状及买卖过户契约之山林原野，一律视为官有”。结果这些山林有一六七七五甲之多被日寇收为官有，民有的仅剩五六九六一甲而已。“土地调查”，是日寇对台湾殖民的第一步，也是经济侵掠的显证之一。

的生路，怕要绝望了。

邻右看她母子俩的孤苦，多为之伤心，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就替他们设法，因为饿死已经不是小事了。结局因邻人的做媒，他母亲就招赘一个夫婿进来。本来做后父的人，很少能体恤前夫的儿子。他后父，把他母亲亦只视作一种机器，所以得参不仅不能得到幸福，又多挨些打骂，她母亲因此和后夫就不十分和睦。

幸他母亲，耐劳苦，会打算，自己织草鞋，蓄鸡鸭，养猪，辛辛苦苦，始能度那近于似人的生活。好容易，到得参九岁的那一年，他母亲就遣他去替人家看牛、做长工。这时候，他后父已不大顾到家内，虽然他们母子俩，自己的劳力已经可免冻馁的威胁。

得参十六岁的时候，他母亲教他辞去了长工，回家里来，想贖几亩田耕作，可是这时候，贖田就不容易了。因为制糖会社，糖的利益大，虽农民们受过会社刻亏^①、剥夺，不愿意种蔗，会社就加上租声^②向业主争贖，业主们若自己有利益，那管到农民的痛苦，田地就多被会社贖去了。有几家说是有关心的业主，肯贖给农民，亦要同会社一样“租声”，得参就贖不到田地。若做会社的劳工呢？有同牛马一样，他母亲又不肯，只在家里等着做些散工，因他的气力大，做事勤敏，就每天有人唤他工作，比较他做长工的时候，劳力轻省，得钱又多。又得他母亲的刻俭，渐积下些钱来。

光阴似矢，容易地又过了三年。到得参十八岁的时候，他母亲唯一未了的心事，就是为得参娶妻。经她艰难勤苦积

① 受……刻亏：台湾方言，受……刻薄待遇，吃亏的意思。

② 租声：台湾方言，即田租。